

英雄有泪

● 张清海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英雄有泪

● 张清海 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英雄有泪/张清海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0

ISBN 7-80611-932-9

I. 英… II. 张…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41873 号

英雄有泪

张清海 著

责任编辑:刘斌武

装帧设计: scdeer

美术编辑:赵小明

责任校对:齐 欣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(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邮政编码:050071 <http://www.hspul.com> E-mail: hswycbs@
public.sj.he.cn Tel:0311-7042501 转 Fax:0311-7837506

印 刷:河北省深泽县印刷厂(深泽县建设街 23 号)

经 销:新华书店

850×1168 毫米 1/32 22.375 印张 558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

2001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:5,001-10,000 定价:24.00 元

ISBN 7-80611-932-9/I·833

序

浩 然

张清海呕心沥血，殚精竭虑，创作的反映检察干警同腐败分子殊死斗争的长篇小说《英雄有泪》，从1999年7月起在《河北政法报》连载，并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。

腐败和反腐败是人民群众的热门话题，也是当前文学创作的热点，出现了不少揭露现实矛盾，鞭笞腐败现象的好作品。但也不尽人意，许多作品表现手法都是塑造一个（或几个）共产党的“清官”，围绕他设置矛盾、展开斗争，虽然也达到伸张正义、教育群众的目的，却没有走出中国几千年“人治”的怪圈和误区，不符合党的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。

读一遍《英雄有泪》犹如上一堂系统的法制课。主人公是没有任何官衔的普通检察干警，他们严格依据实体法和程序法查处贪污贿赂案件，从初查、立案到起诉、判决，在查处案件的全过程里，他们秉公执法，知难而进，克服自然的人为的重重阻力，查清腐败分子的滔天罪行，使其得到严厉惩处，表现了社会主义法

制的巨大力量！从而验证了一个真理：完善的法律制度“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，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。”（注：引自江泽民总书记十五大政治报告）不管任何干警，只要严格执法，最终的结果都是惟一的！这才是“依法治国”真正的永恒的内涵。

当前，社会上存在的腐败现象是怵目惊心的，经济腐败、司法腐败、吏制腐败等互相渗透交织在一起，形成盘根错节的庞大网络。用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有效地防止、遏制、打击腐败现象蔓延，是我们经常思考不断探索的问题，也是反腐败题材作品回避不了的难题。近年来，这个题材的作品挺多，但创作思路偏窄，结构简单，手法单一，人物千篇一律，往往是揭露一堆腐败现象后便无任何结果，留下悬念让读者猜测；或是腐败分子手铐一戴就完事大吉，不做深层次的开凿，把复杂问题做了简单处理。

读一遍《英雄有泪》便找到一种全新的感觉。作者不落俗套，用三分之二的篇幅描述抓住罪犯后的斗争，浓墨重彩渲染反腐败力量和腐败势力两个营垒的较量，让社会与家庭、法律与亲情、侦查和反侦查等各种矛盾冲突、各种感情纠葛错综交叉，全方位、多角度地展示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、复杂性、艰巨性。有相当的社会深度，留给读者强烈的印象是：一个启迪思想的故事，一股涤荡污浊的激流，一曲反腐败斗士的赞歌。

张清海同志长期战斗在反腐败第一线上，有敏锐的洞察力，对丑陋的腐败行为，查得多见得广；对反腐征程中的酸甜苦辣有切身的感受，有很深厚的生活积淀。小说中有许多独特的情节：如犯罪分子的“体外循环”、“天女散花”、“借尸还魂”、“打空门”等伎俩，以及对主人公的栽赃陷害手段，都是鲜为人知的，有些是首次在文艺作品中出现。就是那些反映家庭矛盾的情节，也有独

特的表现方法。

想知道吗？那就请读一读《英雄有泪》这本好书。

2000年4月于洵河湾

第 一 章

奔驰的列车上，一副锃亮的手铐锁着女贪污犯。厕所里，一张恐吓信使女犯绝望自杀……夜半，举报电话惊醒了检察官。一个女老板的房间，三个幽灵似的男人……

“啪！”“啪！”左右开弓两记重重的耳光，给女人白皙的脸留下红肿的指印。一声令人心悸的惨叫，戈江的双手下意识地由胸前抬起捂在两颊。她上当了。一只粗糙的毛绒绒的黑手乘机薅住她的衣领。只听“嘶——”的一声，左前襟被扯成两片，胸罩歪到一边，戈江慌忙拉过右襟遮掩，乞怜地望着眼前的男人。

他足有五十岁，布满黑麻子的黄脸竖短横宽，五官的位置完全打破正常人的规则，没有鼻梁，鼻孔向上翻；一个寸长的刀疤牵着豁嘴向右歪；被皱纹包围的小眼睛闪着淫邪的光；疙里疙瘩的两个大坠腮把鼻子眼睛挤成一小堆儿；没有毛发的头顶癞疮，看上去像个发霉的南瓜。全身裸露，一双罗圈腿支撑着油桶样的躯体，V型胸毛从两乳漫到小腹，腋窝散发出黄鼠狼般臊味。

“大哥，你行行好，放了我吧。”戈江乞怜地哀求。

“放你？你是我花钱买的老婆！”男人咧开歪嘴，露出满口黑牙，喷出让人作呕的臭气，像苍蝇见了血一样。说话间，他的左手迫不及待地抓住戈江的衣襟，右手乱摸戈江的酥胸。

戈江双手上下拦护，身体左右躲闪，但仍防不胜防。工夫不大，她的上衣和胸罩全成了碎片。她像只可怜的羊羔抱着肩胛退到床边：“好大哥，你放了我吧，你的钱我会加倍还。”

老男人狞笑着，腮上的坠肉和胸前的黑毛凛凛地颤抖：“见鬼去吧！谁不知道你是要饭都找不到门的叫花子。”他再一次打量眼前的怜弱美人，心里更加乐开了花。她双臂交叉弯护胸前，纤长的手指扒在肩头，白里透红的圆圆脸庞，轮廓周正秀气的鼻子和嘴唇，弯眉下汪着泪水的一双大眼睛。微微后仰的颤抖身体，像枝出水的荷花，挺拔、秀丽。本地村寨的女人绝没有她这样白嫩苗条。他庆幸自己交了好运，五十多岁买到了这么漂亮的女人。四千元花得值！

“大哥，我有钱，真的，我的钱多的是。你放了我吧，我说话算话，绝不骗人。”

女人乞怜的声音如同女人白嫩的身子一样诱惑着男人，他亢奋起来，欲火烧热他周身血液，渴望着厮杀和占领。他咽口唾沫，张开双臂扑上去搂住她，黑牙在她脸上肩上疯狂地乱咬。她身体扭曲，两手乱舞，拼命抵挡着他的攻击。他左手紧紧抱住她，腾出右手伸到她腰间解开皮带扣。女人放弃了胸前防护，死命拎紧裤沿不放，高耸的乳房突突地弹跳着。男人的罗圈腿突然变得分外灵活，左脚竟塞进女人的裤裆里，用力一踩，随着惊心的裂布声，裤子脱落，女人已是全身赤裸了。羞愧难当的戈江拼命一撞，单脚着地的男人失去平衡，两人搂抱着摔在地上。气恼交加的男人毫无选择地又打又掐又拧，在她粉白的屁股、光滑的大腿上留下块块乌青。但他始终没把她制服，对女人不停的挣扎扭动他无

能为力。

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戈江拼命呼喊，希望唤起周围人们的良知。

“哗啦！”反锁的门真的开了。可惜，带给戈江的不是援救而是灾难。进来的两个悍妇是老男人的姐姐和妹妹。完了！完了！当戈江的腿和手被牢牢按住时，她的心像被人狠狠扎了一刀，疼得要死，浑浊的眼泪簌簌地涌出。模糊的眼睛望着墙壁贴着的大红双喜字在心里发问，这就是我的家吗？多少年来，她盼望有个自己的家，但决不是这么寒酸。房子很旧也很小，长年的烟熏火燎把木件、墙壁和顶棚都染成了黑色。不知道是因为主人懒惰还是农活太忙，窗台、门棱、桌面都积满灰尘，房顶、墙角、门楣挂着蛛网。几双从未刷洗过的脏鞋塞在床下，一堆失去本色的脏衣服叠挂在床尾，呛人的酸臭味从脏鞋和脏衣服里源源不断地散发出来，弥漫在整个空间。此时她木头般地躺在地上任人摆弄，模糊的眼睛望着烂南瓜似的大麻脸，深深为自己惋惜。多少年来她盼望的丈夫，是个英俊潇洒才华出众的白马王子，而不是这样恶心人的丑八怪。一失足而成千古恨，她想起百花港市的办公大楼，想起有职有权的工作，想起纵横商海的辉煌业绩，想起自己无可限量的前途……然而，谁料到她会沦落到穷山恶水的边远村寨，作了老农夫的媳妇。咳！好汉没好妻，鲜花常插在牛粪上，戈江在蹂躏中杂乱地想着。

由远及近的呜喇呜喇声唤起她的注意，是警笛！她曾害怕它躲避它，而今当更凄惨的命运折磨她的时候，她反而需要它。

“救命啊！救命啊！”戈江拼出全力喊叫。按她的悍妇慌了，扯块毛巾捂她的嘴，老男人爬起来堵门，但已经晚了。门“啪！”地撞开，闯进了几个警察和检察官。

“麻三儿！你在干什么？”领头的警察一声喝问。

光溜溜的老男人张着豁嘴，浑身筛糠似的打着哆嗦。两个悍妇吓得目瞪口呆。几个男人的目光聚集在白花花一丝不挂的戈江身上，她感到无地自容，连滚带爬钻到床下。

“快穿衣服！”女检察官转过身命令。

老男人似乎没听见，拉住警察的手：“于所长，你们别管行不行，我这是用血汗钱买的，一辈子的血汗啊！”他怕的是人财两空。

“买的？她不是牛不是马，是个大活人，知道不知道，你这是犯法！”

姐姐把衣服摔在老男人头上，他不服气地边穿衣服边嘟囔：“犯什么法，阿狗的媳妇也是花钱买的。”他说的阿狗也是寨子里的老光棍，上个月结了婚。

所长很反感，训斥道：“你跟人家比什么？阿狗的媳妇是良家妇女，你买的是什么？知道吗？”他掏出一张通缉令亮在老男人眼前，“是在逃的贪污犯！”

其实，戈江喊不喊都一样，警车就是到麻三儿家来的。

“癞蛤蟆吃上了天鹅肉，豁嘴麻三儿买个俊媳妇。”小小村寨没有什么秘密瞒得住人，人贩子带戈江一进寨门，就引来全村人看新鲜。尽管麻三儿没敢操办，还是引起村干部的警惕，向乡派出所报了案。

“戈江，快出来！”女检察官催促道。

一身雪白的戈江蜷伏在床下，捞块衣服碎片遮住脸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高速旅客列车呼啸着奔驰在京哈线上。九号车厢的前端坐着位特殊的旅客。一副锃亮的手铐，一头铐在小桌的支撑柱上，另一头铐着她一只白嫩的手。随着车轮碾压铁轨的隆隆声，手铐的钢链有节奏地颤动着。

戈江抬起头扭脸向窗外看去。三春时节的阳光分外明媚，燕山横亘东西，青绿色的峰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；原野一片新绿，间或闪过荡漾清波的小河；路基旁的杨柳已经放开全叶，鹅毛似的花絮满天飞舞；儿童吹着牧笛儿，牛羊啃着嫩草，村姑农夫在垄间补苗，穿林的飞鸟唱着欢乐的歌。与温暖的春光相反，戈江的心情十分凄凉。那天，所有的男人回避后，赤裸裸的她才从床下钻出来，捧着衣服碎片号啕大哭，衣不能蔽体，食不能果腹，行动没有自由，沦落到这般天地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可想死都不能，买她的时候，麻三儿就按人贩子的嘱咐把刀子绳子之类的东西藏匿了。女检察官拿出自己换洗的便服让她穿上。于所长进来出示了逮捕证。警车开走了，人财两空的麻三儿在车后咧着歪豁嘴，拐着罗圈腿哭着、喊着、追着，烂南瓜似的脑袋抹上东一道西一条的鼻涕眼泪，样子滑稽极了。只有在那一刻，戈江心里才有了一点解恨似的欢愉。广播喇叭报出下一站站名大青河。快到百花港了，戈江打个寒颤，下意识地抬起手，哗啦！钢链绷紧了。她看看手铐，痛苦地把脸伏在小桌上。

押解戈江的是两个检察官，男的叫钟离剑，女的叫陈笑月。七天七夜的奔波劳累把他们搞得满脸倦容。

钟离剑问：“戈江，你咋弄得这么惨，你那些钱呢？”

哪壶不开提哪壶，戈江腻歪得扭过脸望向窗外。她想起自己精致的密码箱，那里有二十万呀！只可惜自己在南下深圳的列车上打了个盹，便宜了窃贼，不然，自己怎么会弄得一文不名，落到人贩子手里。

“你就别问她了，这一路她也就是要吃、要喝、上厕所冲你叫声大哥说句话，哪跟你说过的别的，自讨没趣！”

戈江知道陈笑月说的是实情。

“这逃犯的滋味也真不是好受的，听说你白天捡垃圾吃，晚上

钻水泥管子……”钟离剑说得挺随便，戈江听着挺扎心。她知道丢钱后的日子多么艰难，她就是在垃圾箱捡烂菜吃时被人贩子发现的。

陈笑月看着戈江皱眉锁眼的样子，打个圆场：“彼此彼此，大家一样，为了找她，钻管子，蹲菜地，一宿一宿地瞪着眼睛喂蚊子，那罪你也没少遭！”

两个检察官又说了一些话，戈江似乎一点儿也没听到。

她自从三年前当上了大仓市驻百花港办事处副主任，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美丽的滨海城市。她爱东边那层层堆着香雪的梨花山，也爱西边那常常漂满彩色花瓣的流花河；爱在滴翠湖里泛舟，欣赏那号称小桂林的湖光山色；更爱在灯塔崖下，迎着海风，听着涛声，目送远航的巨轮。然而，只因为一念之差，迫使她不得不离开这个城市，在外逃亡。现在，她戴着手铐回来了，那些人将会把她怎么样呢？会饶过她吗？

戈江的担心不是多余的，列车末尾的行李车内，正在酝酿着一个阴谋。一个穿着讲究的矮胖子斜靠在一张折叠床上，他对面坐着打扮时髦的女人耿贺兰。床角放着棋子烧饼、香肠和饮料。俩人边吃边喝边密谋。

耿贺兰咬了口香肠说：“兄弟，这次省先进企业家表彰大会，你可是出尽风头了，副省长都给你披红戴花，这可是春风得意，名利双收哇！今晚电视一播，你的知名度就又高了。夜叉镀金也能成佛，报纸广播再一呼悠，可就没几个人知道你咋回事儿了。”

矮胖子仰脖喝口矿泉水把嘴里的食物冲进肚说：“你就一个劲地给我吃宽心丸吧，没用！你这个人，平时挺精明，关键事情倒糊涂起来了，你也没想想戈江是个什么玩艺儿，竟拿她当宝贝，让她当中间人。这可好，十五万元买个活炸弹，马上就要爆炸了，弄

不好，咱们都得完蛋！”

“这个臊货，我看她是东北老乡才这么器重她，哪知道她见钱眼开！”

“我早就说过，她这条小蛇是吞不下大象的，怎么样？撑坏了吧？”矮胖子一副未卜先知的神气。

“兄弟，你料事如神，我算服你了。”

矮胖子坐起来，向前伸伸头：“姐，你猜猜，到了百花港笆篱子，戈江头一个交代的该是谁？”

“是谁？是我呗！”耿贺兰不假思索，“三十万元回扣款是我让她送的，知道她卡了油，又是我逼她要钱。”

矮胖子叹口气：“这可好，你逼来逼去逼出个携款潜逃，她一个人蹲监狱太闷，没准拉你去做伴儿。”

耿贺兰的心被矮胖子刺疼了，原本就有的恐惧被矮胖子勾起来。她是戈江的同乡，现任大仓建筑公司经理。为了承揽利民公司办公楼的业务，她拿出三十万元让戈江去打通关节。没想到戈江见钱眼开，偷偷地扣下一半。纸里包不住火，耿贺兰很快就知道了事情真相，她气极败坏连辱带骂一天三遍逼戈江退钱，结果是钱没要来连人都找不到了。她看看表：再有三小时列车就到百花港了。时间紧迫，急得她又搓手，又顿足，犹如热锅上的蚂蚁。

矮胖子看着她魂不守舍的样子，知道该让这个马前卒出战了，慢吞吞地从身上摸出一张纸条：“姐！”他心里轻视这个女人嘴上依然客气，“咱不能坐以待毙，拿这个封住她的嘴！”

耿贺兰接过纸条瞥了一眼，立刻就有了主心骨，推开门，走进相邻的软卧，又穿过餐车进入硬座车厢，逐个寻找，终于在九号车厢里发现了戈江。耿贺兰想了想从容走过去，快到戈江座位时轻轻咳嗽了一声。

戈江闻声抬头，马上认出耿贺兰，吃了一惊。

耿贺兰从小皮包里拉出一段卫生纸，向戈江使了个命令式眼神，走进厕所。

耿贺兰一出来，戈江就嚷：“我要上厕所，哟！憋不住了。”

陈笑月一瞪眼：“又上厕所？你的屎尿咋这么多？”

“小陈，你留点神，我去看看。”钟离剑走进厕所，拉拉窗上的铁栏杆，挺结实；又推推天花板上的盖板，很牢靠。四周打量打量，感到没问题，放心地走出来，招呼陈笑月，“来吧！”

陈笑月给戈江铐上右手押过来，到厕所门口，替戈江解开裤带抽下，推戈江进去：“快点！别磨蹭！”门闩转了一下，显示牌上出现红色的字：“有人。”

陈笑月把戈江的皮裤带折了三折在手掌上拍打着。

钟离剑看看表：“快到家了。”

“你的好人也该做到头啦！”

“好人？”钟离剑看看陈笑月，眼神带着疑惑。

“对呀，你可是大好人！这几天，你处处替她着想，吃的，喝的全觑着她，就拿今儿晌午说吧，打拾全身的钱，买了一盒饭，自己饿得偷偷咽口水，还装模作样地说什么一见米饭，胃就犯酸！”

“你不是也没吃吗？”

“我不讲假话，我是真饿了，可是，连你都不吃，我又怎么……好了，不说了。钟离剑，你对她这么体贴、照顾，是不是因为她是女的，才跟她那么近乎，这叫什么，怜香惜玉？”

“你说哪去了？”钟离剑小声说，“我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减少对立情绪，顺利完成追捕任务嘛！”

厕所里，戈江的眼睛四处搜寻，在不惹人注意的水管后，发现一个纸团，她蹲下身伸出铐着的双手困难地抠出来，忐忑不安

地展开。

纸条上写着：只要你多说一句话，倒霉的就是你全家！

戈江痛苦地揉烂纸团，狠狠地扔进便坑里。跳出陷阱又进火坑，她左右为难进退维谷。为了不牵连全家，只有一死！戈江上下地打量，发现想死也并不容易，上吊没绳，抹脖子没刀，撞墙空间太小。门外又传进陈笑月的说话声：“就三个小时了，快熬出来了！”时间紧迫不容多想，她挥起双手砸窗子，哗啦一声玻璃碎了。

门外，检察官的谈话被打断了，钟离剑惊问：“戈江，怎么啦？”

陈笑月“咚咚”地敲门：“戈江，完事了吗？开门，开门！”

戈江用手铐扫荡残留的玻璃碴，划破的手腕鲜血淋漓。碎玻璃嘭嘭啪啪地落到路基上。

厕所门被钟离剑操得隆隆颤抖：“戈江，戈江，开门！快开门！”

“开门，开门！戈江，你别想歪的。开门！开门！把门打开！”陈笑月用皮带抽打着厕所的门。

钟离剑边打门边喊：“戈江，开门，开门，你别犯傻！”

“戈江，你可千万别跳车。车速这么快，危险，太危险！快开门，你想过没有？”陈笑月描绘出可怕的前景，“弄不好就得让车轮轧死，死不了也得断胳膊断腿，那滋味好受吗？快开门，快开门吧！”

“小陈，快去叫列车员！”陈笑月挤出围观的人群，钟离剑边打门边劝说，“戈江，戈江！你听我说，你可千万别寻短见，你还不到三十岁，日子还长着呢，戈江，戈江，快开门！开门……”

列车员闻讯赶来用钥匙开锁。正在拉铁栏杆的戈江松开手，拿起块碎玻璃靠在门上。跳车是不可能了，她得换个死法。

锁开了，钟离剑推门，门动了一下，被里边顶得又关上了。

戈江一双流血的手拿着一块锋利的玻璃，哆哆嗦嗦地刺向脖

颈，车厢剧烈地一晃，刺歪了。她背用力靠着门，眼睛流着泪，脸上流着汗，手上的血一直流到手铐上，又从手铐滴下，落在那耸起的乳房上。由于没系裤带，裤子褪落到脚面，下身只穿一个裤头。虽然粉白的玉腿颤抖着斜蹬便器以获得最大的支撑力，但她明白自己绝挡不住男子汉的冲击，必须尽快解决自己。

在内外相反的两种力量作用下，门剧烈地晃动着。戈江手持玻璃片连续向脖子刺去，但由于身体不稳，手铐碍事，竟无一次能刺中要害。

叫门声更大了，门晃动得更剧烈了。

戈江再次举起双手，看了看玻璃片的尖锋，让它对正喉管，闭上眼睛，一咬牙……“噹！”一个巨大的外力把她推个前趴，玻璃片脱手飞出窗外。门完全敞开，用力过猛的钟离剑重重摔倒在便器上。

在车厢的另一端，耿贺兰悄悄地注视着厕所前发生的事情：钟离剑和陈笑月把戈江扶出来，陈笑月的手捂在戈江脖子上，鲜血从指缝流出。

一个列车员急急而来，从耿贺兰身旁挤过，匆匆跑进另一节车厢，广播喇叭响了：哪位旅客是医生，请到九号车厢来！工夫不大，耿贺兰觉得有只手在拍自己的肩头，她心情紧张地扭过头，还好，是一个拎药箱的人。她侧身让路，那人急急地和她摩擦而过。钟离剑迎上来，热情地和医生握手时，目光在车厢扫了一下。耿贺兰惟恐他注意自己，心虚地转身溜了。

这时已是傍晚时分，医生来到戈江面前，给戈江处置外伤。陈笑月在旁帮忙，恼怒地训斥戈江：“这点儿小账你怎么算不开呢？五天五夜都过来了，你也没想死；不长时间就到家了，你怎么倒瞎折腾起来了？”

戈江的脖子缠着绷带，偷偷看看陈笑月，一言不发，脸上表

情极其复杂。

陈笑月继续说气话：“折腾半天，你折腾出什么啦，弄几道口子，放点血，自己受点罪，什么也没折腾出来。你要知道，这是什么地方！”

“戈江，你这事儿做得真不咋样！”钟离剑揉着额头的肿块儿，“你早不寻死，晚不寻死，偏偏在押解途中寻死，你死了，我们俩咋交待？”

“你就是想制造点事端，发泄不满，你也别这样整呀！我们哪点对不住你了，一没打你，二没骂你，就说今天中午吧，打拾了所有的钱只够买一盒饭，我们俩四只眼瞅着，让你吃！你还来这一出。”

医生贴着胶布固定绷带说：“女人家心眼小，遇到这种事容易想不开，她已经够难受的了，你们就别再责备她了。”

委屈的时候最怕遇到知音，戈江撇撇嘴哭了。

“别动，就好了。”医生剪断胶布条，从药箱里取出消炎片，“一日三次，每次两片。”

钟离剑和陈笑月感谢医生雪中送炭。

医生说：“不客气，出门在外，谁不兴有个难处，何况，她还是个落难之人呢？”

广播喇叭在报站。旅客纷纷收拾行李包裹准备下车。

陈笑月给戈江戴好手铐。

“不急，咱们最后下。”钟离剑说。

钟离剑和陈笑月押戈江随着旅客们走出车站，四下张望，寻找检察院的接站车。可出站口周围停着几十辆轿车，偏偏没有他们的。

陈笑月说：“钟离，你费点神，我去那边看看。”她绕过车辆人群，斜穿广场，朝停车场走去。